

究研民邊夷捐

(交之縮中)

著 孝 純 趙

廣 西
瑤 山 兩 月 觀 察 記
任 國 荣 著

序

余過去曾奉命赴西南邊地作實地之考察，歷時凡八月餘，深感我國邊疆問題之重要。歸後，乃決心對於滇緬邊地政治社會經濟作進一步之研究。大陸淪陷，轉遷來台，利用公餘之暇，草成「擺夷邊民研究」（中緬之交）一書，力求內容之真實，不計文字之工拙，非敢希冀附於作者之林，藉以喚起國人對於邊疆問題之注意耳。

建國工作，譬如築室，則斯篇之作，或能爲未來建國工作中一沙一石之獻歟？是所望焉。小女恩賜於學期考試中兼任抄寫之勞，附此誌謝。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趙純孝識於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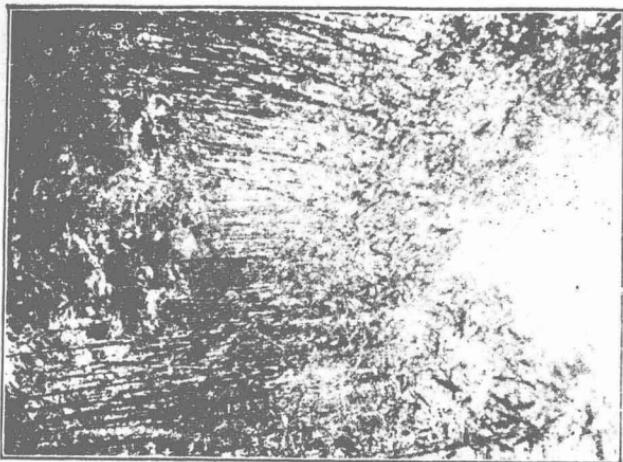


工 餘 小 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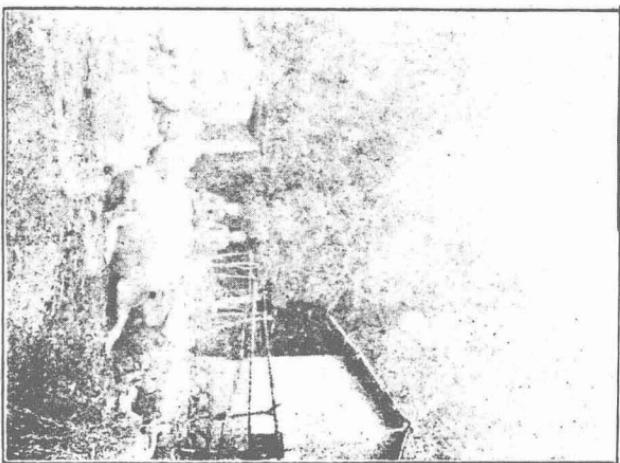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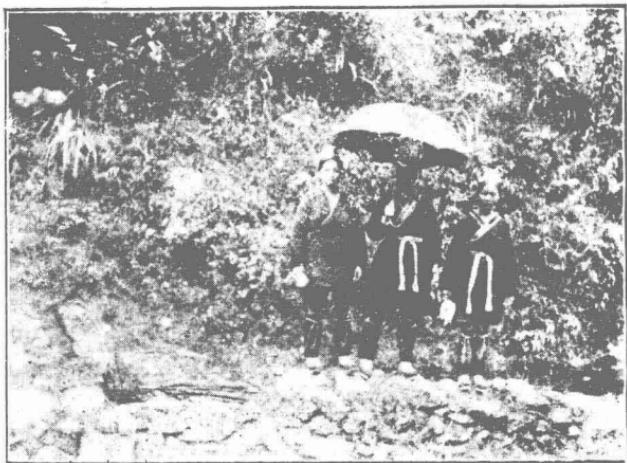
採 集 晚 歸

竹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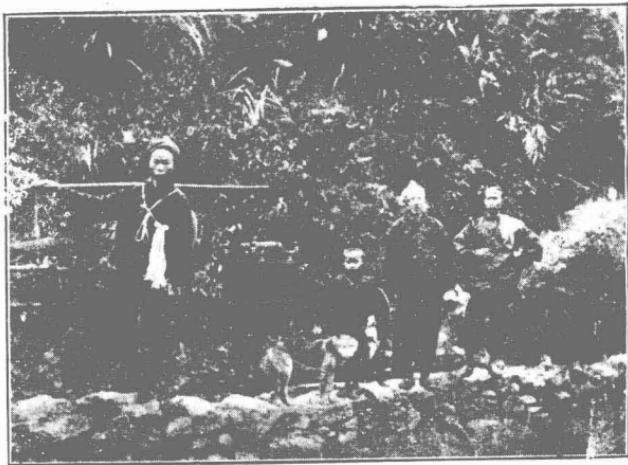


門 前





于歸
左迎親 中新娘 右送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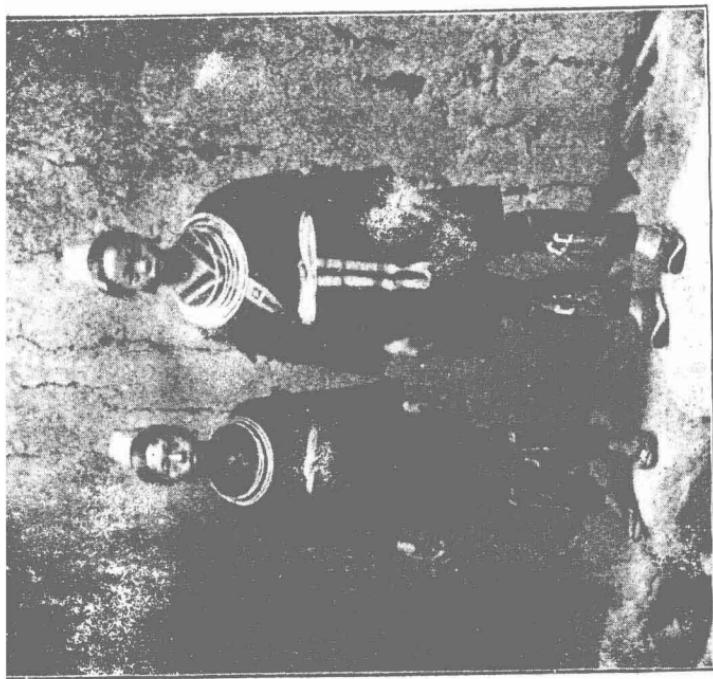


委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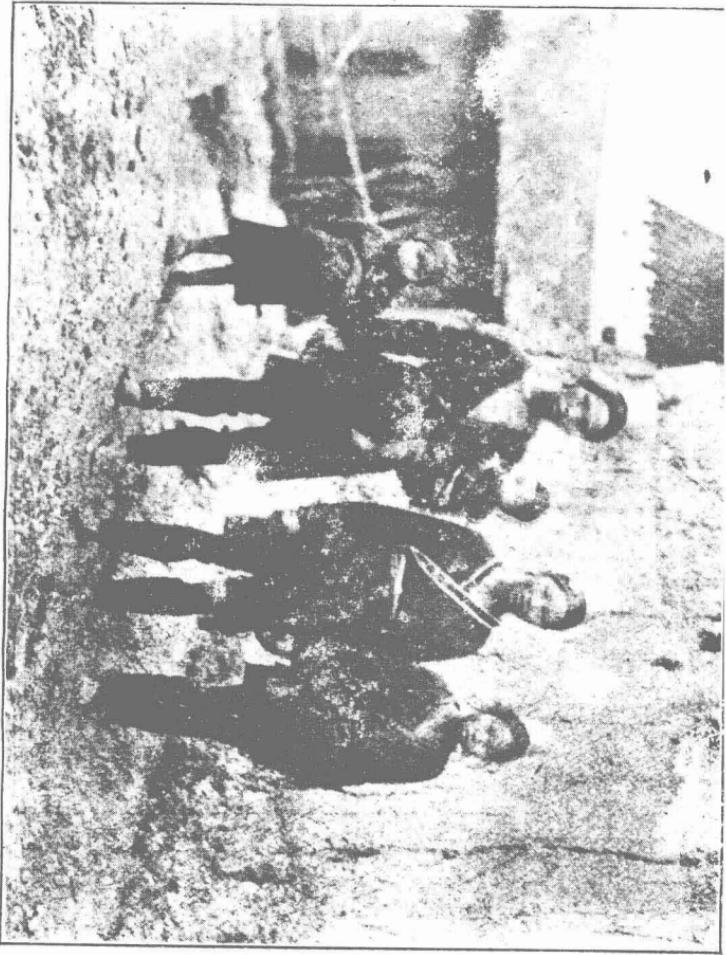


四十衰翁
(姓趙名Gung-Sung)

裝 飾



羅香麗妹
(正中者)



跋 語

顧 頤 剛

本校生物學系教授辛樹幟先生，助教石聲漢，任國榮，黃季莊諸先生，于今年五，六，七，首尾三個月中，到廣西中部的猺山採集動植物標本，他們住過寨山猺的金秀，花藍猺的羅丹，正猺的羅香，羅運諸村落。他們在沒頂蓬蒿之中鑽着走，在滿山的竹子之中攀緣着走，在惡蜂，山蛭，毒蛇的巢穴中搏擊着走。他們得着動植物標本二萬件。這真是一件大功績！

但他們對於學問的熱心和勇氣使他們不以在生物學上開一新紀錄為足，還要在民族學和方言學上開一新紀錄。他們在白天採集動植物，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做採集歌猺，標注方音，和訪問風俗的工作。回校之後，任國榮先生便詳詳細細寫出一篇『猺山兩月視察記』石聲

漢先生也把『正猺歌舞』和『甲子歌』整理完工，黃季莊先生又將搜集到的風俗物品數十件依着猺民的種族分成三組，都送給本所。我們接受了這一大宗的新材料，真是說不盡的快樂和感謝。從此以後，我們這個語言歷史研究所中又開了一方新園地了！

現在，我們更把這許多新材料彙集起來，在本所週刊中出個『廣西猺山調查專號』

凡是讀過這個專號的人，應當知道：這只是辛先生們這次調查的餘緒，時期也僅有兩個月，但他們的成績已有這麼多，可見世界上有走不完的道路，只要你有熱心和毅力，遍地的黃金珠玉正等待你去俯首拾取。你妒忌他們的滿載而歸嗎？你只須問問自己有沒有在蓬蒿裏鑽，在惡蜂毒蛇裏搏着走的勇氣？如果沒有，你便不能妒忌。如果有，你也不必妒忌。

我們中山大學設在廣州，對於西南諸省的民族研究實有不可辭的責任。這一方面，情形太複雜了，從前人也太不注意了！到了現在，我們方知道這是研究學問的一個大寶藏，於是這一副千斤担子就壓到我們的肩上了！我們秉承着時代給付的責任，願意出力去幹，但是一件事情決不是幾個人做得好的，現在需要用經費呢，人才呢，都在那裡？於是我們覺得，這還不是我們正式工作的時候，而是我們作宣傳運動的時候。宣傳運動的方法怎樣？是喊出這個名辭，是指出這條道路。宣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是激起人們的注意，是養成社會的意識，只要一般人懂得這方面的重要了，對於這方面有些好奇心了，我們就可得到許多攻錯的同志和收受到許多無形中的助力。因為這樣，所以今年春間出了一個『西南民族研究專號』，在大眾前揭出一個題目使得

他們可以向這一方面看一眼，知道天地間有所謂『西南民族』也者，知道在學問界中有所謂『西南民族研究』的一回事也者。

以前我們知道的猺民的事太渺茫了，常把他們想像得過分的野蠻與强悍，就把我來說。我以前看了『八排探猺記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二卷第十七期）很相信以下的一段話。

排與排，洞與洞，平時各不相忤；惟每年必會獵一次，揚威耀武，殘殺甚慘。勝敵者取其首置之於神廟以示榮；臠其肉體，臘之于石窖，以供食。故全山猺衆歷久不增。其汰弱留強，並弭人患之法乎？

因為我相信這段話，所以在我的思想中，這歷年汰弱留強的結果竟使猺民成了銅筋鐵骨的蚩尤了。其實豈但我如

此，就是板獵于金秀的觀念也未嘗不如此。任先生觀察記中說：

據板獵說，此外還有一種長毛獵，叫做金秀銀秀的，……性質兇蠻，做皇帝的動輒宰人以為樂。我們叫他介紹前往，他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肩尖聳到耳朵一樣高，表示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樣子來。

但這一次辛先生們居然到這個被板獵稱為『性質兇蠻』的金秀去了。他們有什麼兇蠻呢？他們有沒有皇帝呢？他們有沒有『宰人以為樂』的事呢？這一年一次大會獵和吃人肉的事有沒有聽過他們說起呢？豈但沒這樣，而且是：

說到獵民的身體，簡直………可憐。無論中年少年，那一個不臉蒼而眼垂垂的？精神已委靡，做事亦分外緩慢。大家

同是換植物標本，漢族的工人總要比猺族的工人快三分之一……我們出外採集，因路徑不熟，必請一個引路人。我們跳溪越澗，奔馳上下時，引路人那裏趕得上！（觀察記，生活能力）

因為事實上有這樣的衝突，所以任先生說得痛快：

我們來進猺山以前，那憑空設想，紙上談兵的先生們，對我們說了不少的可怕的話頭，說得猺山如何險阻，猺人如何兇悍，身軀如何強壯，性質如何勤苦，收入如何富庶；此外更盛讚着猺刀如何犀利，猺砲如何精準，像煞有介事似的。不是我們拚命的來，恐怕也要趨避不前的了！進

入之後，才曉得所謂險阻，兇悍，強壯，勤苦，富庶，犀利，精準一類話頭，沒一句不是騙小孩子。『百聞不如一見，』真正不錯啊！（觀察記同上）

這幾句話，不僅拆穿了獮山的神秘，而且給與我們一個拆穿別的神秘的暗示。你對於許多古人傳下來的神秘懷疑嗎？只要你着力的幹，它的威嚴便消失了，它的真相透露出來，原來只是『沒有一句不是騙小孩子』！

這一篇短短的雜紀，曾經顧勘剛先生拿到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四十六四十七兩期合刊裡面發表的，現在把它印成單行小本子，希望可以得到許多閱者的教正。

一九二九，一月廿八日 著者附誌